



经济及社会理事

Distr.
GENERAL

E/CN.4/2000/3/Add.2
5 July 199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六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11 (b)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包括以下问题：
失踪和即审即决

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

特别报告员阿斯玛·贾汉吉尔女士根据
委员会第 1999/35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增 编

对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的访问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导 言	1 - 5	2
一、意 见	6 - 17	3
二、建 议	18 - 20	6

导 言

1. 特别报告员于 1999 年 5 月 23 日至 25 日对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进行了访问，于 5 月 25 日至 28 日对阿尔巴尼亚进行了访问。这是特别报告员于 1998 年 8 月被任命以来进行的第一次实地访问。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就科索沃的情况收集第一手资料，以便评估据报告在当地发生的与其职权有关的侵犯人权行为的指控。特别报告员借此机会对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政府协助她进行访问表示感谢。她还感谢国际机构的所有代表、非政府组织和个人不顾该地区的危急情况在她访问期间抽出时间会见她并进行交谈。

2. 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署)驻斯科普里的外地工作人员向特别报告员简要介绍了情况，她还会见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人权股、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前南法庭)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的官员。她还同非政府组织——包括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会——的代表举行了讨论。特别报告员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逗留期间，访问了 Cegrane 难民营，有机会会见了一些难民，这些难民就他们在离开科索沃之前目击的一些侵犯人权行为——包括法外处决——作证。特别报告员还访问了布拉采的过境点，同正在等待进入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的一些难民进行了谈话。在斯科普里，特别报告员还简短地会见了外交部副部长 Boris Trajkovski 先生。

3. 在阿尔巴尼亚期间，特别报告员在地拉那会见了难民署、前南法庭、欧安组织、欧洲理事会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另外还同当地非政府组织进行了讨论，这些组织向她通报了它们根据与难民的交谈得出的调查结论。特别报告员还访问了 Mali I Robit 的难民营，有机会会见了一些难民，这些难民向她叙述了他们目击的侵犯人权行为。另有一些人在都拉斯 Rrushbull 难民营作证。在地拉那，特别报告员还会见了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 Arben Rakipi 先生。

4. 编写关于特别报告员访问该地区的本临时报告是为了简要地总结访问时得到的调查结果和印象，基本上是根据特别报告员或其工作人员在访问期间收集的资料编写的。由于特别报告员没有机会接触该国其他地方的人民或进入其他地区，她认为有必要将本报告的范围限于科索沃发生的事件和关于科索沃的指控。

5. 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自 1999 年 4 月初以来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和黑山执行任务的人权署科索沃紧急行动部门的外地工作人员收集和分

析的资料。从该地区收到的报告表明，任意枪杀现象仍然在发生，在近期和中期内，这种状态甚至可能进一步恶化。另有报告说，在现场的武装部队任意和蓄意使平民的生命受到威胁。尽管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被迫背井离乡的科索沃阿族人的悲惨遭遇，但显然有必要就科索沃的其他种族群体的境况收集更多的资料。为了了解这些暴行的所有方面及其范围和程度，特别报告员准备等以后分析了现场收集到的证词和资料以后提交一份比较全面的最后报告。另外还迫切需要包括人权署工作人员在内国际监督员重新进入科索沃，以便就指称的暴行进行现场调查和核查。特别报告员还计划向人权委员会提交其最后报告之前再次访问该地区。

一、意 见

6. 显然需要展开更多的工作才能提出全面的情况评估，但特别报告员认为，可以而且应该根据至今所收集到的资料提出一些重要的意见。这些意见可以总结如下。

7. 屠杀多半是直接或间受国家控制的部队实施的。向特别报告员直接叙述的证词多数认定塞尔维亚警察、南斯拉夫军队或准军事力量部队成员应对这些罪行负责。所报告的许多残杀行为是准军事部队在当时在场或在现场附近进行活动的警察或军队的配合或直接同意或默许下实施的。看来，政府部队仅仅偶然地介入，防止或阻止杀害平民。另据报告，武装的塞族平民也被认定为肇事者，但初步观察表明，在多数情况下，这些人是与政府或准军事部队串通的，或者这些部队当时在场。证词还表明，实施这些罪行的部队多数是在一位身份明确的指挥员或领导人指挥下行事的。

8. 杀害行为在科索沃任何特定地区都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处处发生，系统地发生。一些最严重的大规模暴行似乎发生在历来被怀疑窝藏科索沃解放军成员的地区，许多地方，特别是长期以来基本上不受暴力和破坏影响的科索沃东部地区也一概受到影响。

9. 即审即决发生在各种情况下：有人目击有针对性的杀害、滥杀、单独杀害和大规模杀害，并向特别报告员及其协助人员叙述了详细情况。引起特别报告员注意的说法包括关于直接针对和杀害活动家、律师、个人或其他著名人士的报告。这

些杀害行为显然是为了在民众中间散布恐怖，并使科索沃阿族社区和政治领导阶层失去一呼百应和领导社会的声誉卓著的人士。

10. 在这一方面，特别报告员特别想提到一位尊敬的知识分子、Ibrahim Rugova 博士的顾问 Fehmi Agani 教授惨遭杀害。Agani 教授也是参加朗布依埃会谈的科索沃阿族代表团的成员。关于 Agani 教授死亡之前不久发生的事件的说法表明，5 月 6 日，他乘坐的火车在前往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时由于布拉采过境点关闭而返回普里什蒂纳，他和其他乘客被命令走下火车。据报告，警察从乘客中挑出一批青年人，威胁要将他们处决。为了吸引警察的注意力并抱着制止屠杀的希望，据报告，Agani 教授挺身而出，摘除了他为了避免被抓获而带的伪装，警察认出 Agani 教授以后，确实让这些青年人死里逃生。然后 Agani 教授被送入一辆挂着民用车牌的汽车。看来车里穿着警服的警官通过无线电收到了命令，然后开车将 Agani 教授送往一个地点不明的目的地。尽管 Agani 教授的家人反复向当局打听，但只是到了第二天才发现他的下落，他们从电台里听到，有人在 Lipljan 发现他的尸体。当 Agani 教授的妻子前往普里斯什蒂纳医院陈尸室辨认其丈夫尸体时，陈尸室主任证实，Agani 教授的尸体是 5 月 6 日送来的，即他被绑架的当天送来的。特别报告员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逗留时，有机会会见 Agani 教授的几位家人，并向他们表示吊唁。

11. 特别报告员还深感不安和悲伤地获悉，著名的科索沃阿族人权律师 Bajram Kelmendi 先生及其两个儿子 Kastriot 和 Kushtim 于 1999 年 3 月底被谋杀。据报告，3 月 25 日，警察从 Kelmendi 先生在普里什蒂纳的家里将他及其儿子带走。这三人的下落一直不明，一直到第二天，有人在普里什蒂纳至科索沃波列之间的公路旁的一个加油站发现他们的尸体。

12. 难民们还报告说，当几批难民——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试图逃离其家园和村庄时，遭到胡乱扫射。特别报告员在访问阿尔巴尼亚境内的一个难民营时，有机会同来自苏瓦河附近的一个村庄的一名难民妇女进行谈话。据她作证，警察、军队和准军事部队于 3 月 25 日进入该村。据报告，当村民们开始逃离时，警察和军队向他们开枪，胡乱地枪杀了几人。第一阵枪响以后，幸存的村民设法逃到了附近一条小河，但被这些武装人员追上，他们再次向人群开枪。据报告，又有 4 人被枪杀。

13. 一些极其悲惨的说法表明，有人为了强迫驱逐，而进行单独枪杀、任意枪杀和集体枪杀。有时个别平民被任意从人群中挑选出来，当场遭到枪杀，显然是为了在平民中间制造恐惧，以便加速驱逐过程。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境内的 Cegrane 难民营里，特别报告员收到了一名来自格洛戈瓦茨的妇女的下列报告。4 月 20 日，穿着准军事部队制服的 4 个人来到该妇女的公寓，命令她全家人聚集在起居室并坐在地板上。然后这些人要求这一家人交出所有贵重物品和外币。当两名武装人员搜查公寓时，看守全家人的一名准军事人员突然向证人的兄弟开枪，使他严重受伤。然后另一名武装人员走上前去向她兄弟的头部开了几枪。这 4 人在公寓里没有发现任何贵重物品，因此离开了公寓。尽管该镇里有大量的军人和警察驻扎而且暴力行为持续不断，但这家的妇女将该兄弟的尸体搬到附近一个公墓里，未举行葬礼就将他埋葬了。

14. 据报告，有时整个大家庭——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有时多达 20 人——以枪决的形式全家遭到杀害。有些证词表明，警察、军队或准军事部队将全村人赶在一块。在许多情况下，将妇女和儿童同男子分开来，然后命令他们逃跑，同时让许多男子排起队，立即予以枪决。有些说法表明，有时警察、军队或准军事部队命令一批难民逃命，然后向正在逃跑的难民开枪。来自 Lipljan 附近的一个村庄的人告诉特别报告员，当他的家人以及其他试图逃离一个山谷时如何被准军事部队包围。据报告，当流离失所的村民试图脱围时，准军事人员向他们开火，枪杀了几人。然后一批准军事人员走近这些村民，要求他们交出所有钱财和贵重物品。一个年轻的村民设法逃进了树林。作为报复，另外 2 人立即遭到枪杀。然后这些准军事人员将男子同妇女儿童分开，让妇女儿童离开。一辆车辆停在剩余的一批大约 100 人面前，车顶上架起两挺机关枪。据报告，准军事人员让这些男子奔向周围的树林，然后用两挺机关枪向他们开火。该见证人认为，他是这次大屠杀的少数幸存者之一。

15. 在许多情况下，屠杀是以极为残酷和有辱人格的方式进行的。特别报告员听取了得到其他独立报告证实的几个证词，说明受害者如何遭到严重虐待、凌辱，有时在被杀害之前遭到肢解。甚至尸体也无法幸免于这种怒火和仇恨。根据另外一些说法，尸体被焚毁，显然是为了毁灭暴行的证据。向特别报告员和人权署工作人员报告的人还提到群葬，包括其地点。

16. 受害者和见证人所提供证词显然表明，强迫驱逐他们的驱动力是对北约的行动进行报复，加上公开表明种族仇恨。

17. 在这种暴力和残忍的背景下，特别报告员希望指出，尽管许多报告和证词中叙述到已发生的暴行和惨淡与野蛮的气氛，仍然有一些正直、勇敢和同情的人作出一些非凡的举动，冒着极大的个人危险，试图协助或拯救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使特别报告员深为感动的是，Agani 教授等一些人体现了勇敢和正直的情感，愿意冒着极大的危险拯救别人。特别报告员还听说，几批难民妇女设法拯救其男性亲属，甚至陌生人，帮助他们藏在自己的队列里。特别报告员会见的有些难民还告诉她，有些士兵——通常是年轻的新兵——以及在有些情况下，个别警官极力阻止其他人袭击平民或对他们施暴。看来，警官有时让特别有可能遭受危险的人逃离，因为这是拯救他们生命的唯一方法。甚至在最恶劣的人类行为面前，这些正直的行为也给人以希望。

二、建 议

18. 情况是极其严重的，因此在冲突的这一阶段提出任何一般建议都可能会显得不相称和微不足道。显而易见，必须呼吁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当局立即停止在科索沃的屠杀和暴力行为。同样明确的是，必须允许包括人权署在内的国际监督员和媒体重新进入科索沃，进一步调查指称的侵权行为并向国际社会揭露真相。

19. 对于据报告发生在科索沃的这类罪行绝不能听任逍遥法外。对于应对这种系统和蓄意的杀害行为直接负责的人应该在国际在国家各级进行调查和起诉。因此，特别报告员鼓励国际刑事法庭继续调查，将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人道主义法律的肇事者绳之以法。另外还必须确保在当前义愤和敌对的气氛下发起的所有法律程序是完全独立的，而且必须严格遵守关于适当法律程序的所有有关标准。

20. 国际社会在科索沃危机方面将面临着更大的挑战。首先，必须制止报复的恶性循环。第二，曾如此遭到残暴虐待的各种族群体之间必须重建信任。第三，民间社会必须重建，责任公民准则必须灌输到创伤累累的社会中去。更大的挑战是确保科索沃曾经经历的大规模的侵犯人权行为不再重演。从科索沃危机吸取的教益值

得整个进一步的辩论，而有些关键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需要成熟的考虑和解决。
以下是需要得到回答的一些问题：

- (a) 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和何时对危机的预警迹象作出反应？
- (b) 在国际社会对发生人类悲剧和暴行没有采取任何集体行动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允许另一国家或国家联盟单方面采取任何行动？如果允许，应该如何使这种人道主义干预合法化，同时考虑到局势的适当性、相称性和具体情节？这些是特别报告员准备在其下一份报告中探讨和讨论的一些问题和关注。

-- -- -- -- --